



## 1. 我不是怪物

中国的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西南侧，在上海市崇明岛注入东海。圣洁的冰川雪原，融化为滔滔江水，奔腾不息地流向大海。作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整个流域面积约 180 万平方千米，全长约 6397 千米，仅次于尼罗河和亚马孙河，居世界第三位。

故事的主角江晓迪正是生活在长江里的一只雄性江豚。

六十年前，江晓迪的爷爷江天水就出生在长江流域镇江段。此后，江晓迪的爸爸和妈妈也在这片水域相继出生。爸爸和妈妈结婚后的第二年，江晓迪出生了。

江晓迪从一出生，就注定了与众不同。因为他的肤色是蓝色的，这在整个江豚家族中，从来不曾有过。而且在江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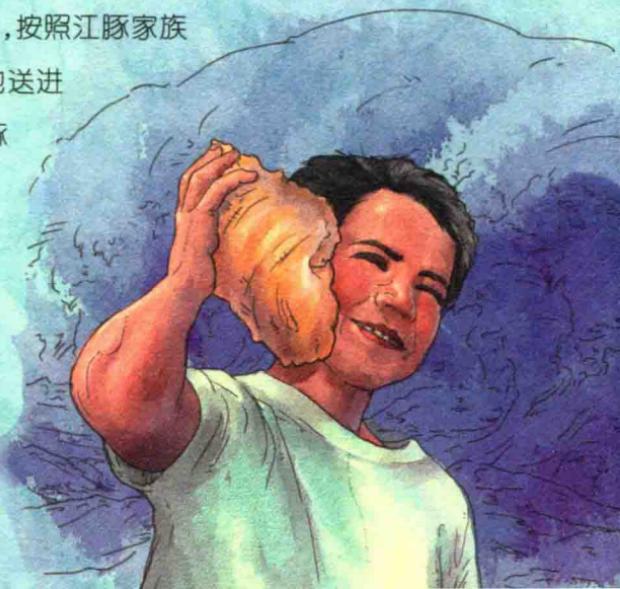
迪不到半岁时，爸爸江大海突然告诉妈妈海蓝，自己常常听到大海的召唤，仿佛大海中有什么神奇的事物正等着他去探索。

开始，海蓝认为丈夫只是得了一种极其罕见的“幻听症”，正如人类能够借助海螺壳听到类似海浪的“嗡嗡”声，就以为自己变成了神话传说中的“顺风耳”，能听到千里之外绣花针落地的声音。其实海螺壳能使人听到类似海浪的声音，仅仅是一种物理现象——共鸣。海螺以外的振动或声音的频率与海螺内腔固有的频率相同，就会发生共鸣。共鸣能够将细小的声音放大，就好像扩音器一样。

在晓迪一岁生日时，爸爸在对他说完生日祝福后，离开了他和妈妈，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水域，毅然向着陌生的大海游去。妈妈的眼泪没有留住爸爸，晓迪稚嫩的呼唤也没有留住爸爸。从此，爸爸成了晓迪心中无法诉说的痛楚。他变得沉默寡言。

在晓迪两岁时，按照江豚家族的惯例，妈妈将他送进了离家不远的江豚学校。

十几年前，妈妈在江豚学校读书的时候，江豚学校有成百





上千只江豚；而如今，江豚学校的幼豚只有二十几只。刚刚游进学校的江晓迪还不知道，整个长江江豚种群已经遇到了可怕的危机，种群数量不到一千只，比世界上的大熊猫数量还要少。

以前江水中到处可以见到江豚的身影，那时候白𬶨豚还是江豚的好邻居。但自从江晓迪出生以来，他就从来没有见过白𬶨豚的影子。江晓迪猜测白𬶨豚或许也像爸爸一样，游进大海了。但他并不知道，科学家对白𬶨豚已经下了“功能性灭绝”的判定。一种存在了近 2500 万年的生物，就这样从地球上慢慢地消失了。

童年时期的江晓迪还理解不了白𬶨豚的“功能性灭绝”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和长江里的其他水生物又有什么关系。然而，他能够直观感受到的是——水中的鱼越来越少。

他曾经天真地问妈妈：“妈妈，要是长江里没有鱼了，我们吃什么啊？”

妈妈安慰他道：“要是那样，我们就去大海里捕食！”

“要是大海里的鱼儿也没有了呢？”江晓迪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表情。

“那……”妈妈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如果长江和大海都没有鱼儿，那就代表江豚也活不下去了。

妈妈用鳍肢轻轻搂着江晓迪，慈爱地吻了吻他的额头，然后温和地说道：“晓迪，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长江中，无论多么大的风浪，多么艰苦的环境，我们都努力存活着。妈妈希

望你能明白，当长江孕育了江豚种族，当妈妈孕育了你，我们这个物种就要努力延续下去，这就是造物主赋予我们的使命！”

听着妈妈的话，江晓迪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江豚学校的老师小暖在新学期第一节课上教会了他们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绝对不能去追逐航行在水面上的船舶。因为船舶尾部高速旋转的金属螺旋桨是极度危险的东西，它几乎会绞碎所有靠近它的事物。小暖老师给螺旋桨起了一个特别可怕的名字，叫作“死亡绞肉机”。

“老师，晓迪为什么是蓝色的啊？”当大家都正在认真听课时，一只名叫铅小灰的灰色雄性江豚好奇地盯着江晓迪问道。

小暖老师摆动了一下尾鳍，尴尬地交替扇动着自己的左右鳍肢，吞吞吐吐地说道：“这个……这个，你们还是认真听课吧，至于晓迪的肤色嘛……很正常……原来也有蓝色的……”

小暖老师的话还没说完，另一只叫宜小白的灰黑色雌性江豚打断她道：“老师，我爸妈都说，世界上没有蓝色的江豚。晓迪会不会是个怪物啊？”

“他可能是得了某种可怕的皮肤疾病……说不定会传染给我们的！”一只体形肥胖的黑色江豚小声议论道。

“啊！”一瞬间，整个课堂像炸开了锅，原本围在江晓迪周围的同学都惊恐地游到了一旁。



成为会员，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xitongbook.com](http://www.xitongbook.com)

“而且我听说他的爸爸还离家出走，独自游去了大海。我们江豚一般都栖息于温带和热带的港湾淡水中，怎么会去大海里生活呢？他爸爸也是个怪物！”江豚铅小灰又说道。

“一家子都是怪物！”

“我们不要和怪物在一起上课！”

“我不是怪物，我爸爸也不是，不是……”江晓迪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同学，激动地抗辩道。

“同学们……请安静！”小暖老师试图阻止那些同学对江晓迪的伤害，但是很显然，她失败了。

江晓迪回到家，妈妈嘴里叼着一条青鳞鱼，没有注意到晓迪沮丧的表情。

“妈妈……”晓迪眨了眨眼，轻轻地叫了一声。

“现在能抓到青鳞鱼真是不容易，那些渔船每天都在拖网捕鱼，鱼虾都快被抓光了……”妈妈似乎没有听到晓迪说话，依然兴奋地说着。

“妈妈！”晓迪大声叫道。为了发出最大的声音，他的嘴里还吐出了几个大气泡。

“怎么啦？”妈妈被吓了一跳，猛地转过头来，困惑地盯着晓迪。

“我是个怪物吗？”晓迪将原本直视着妈妈的头埋了下去，左右鳍肢相互碰触着，悲伤地说道。

“怪物……不不不，孩子，你怎么会是怪物啊？在我见过的所有江豚里，你是最聪慧、最可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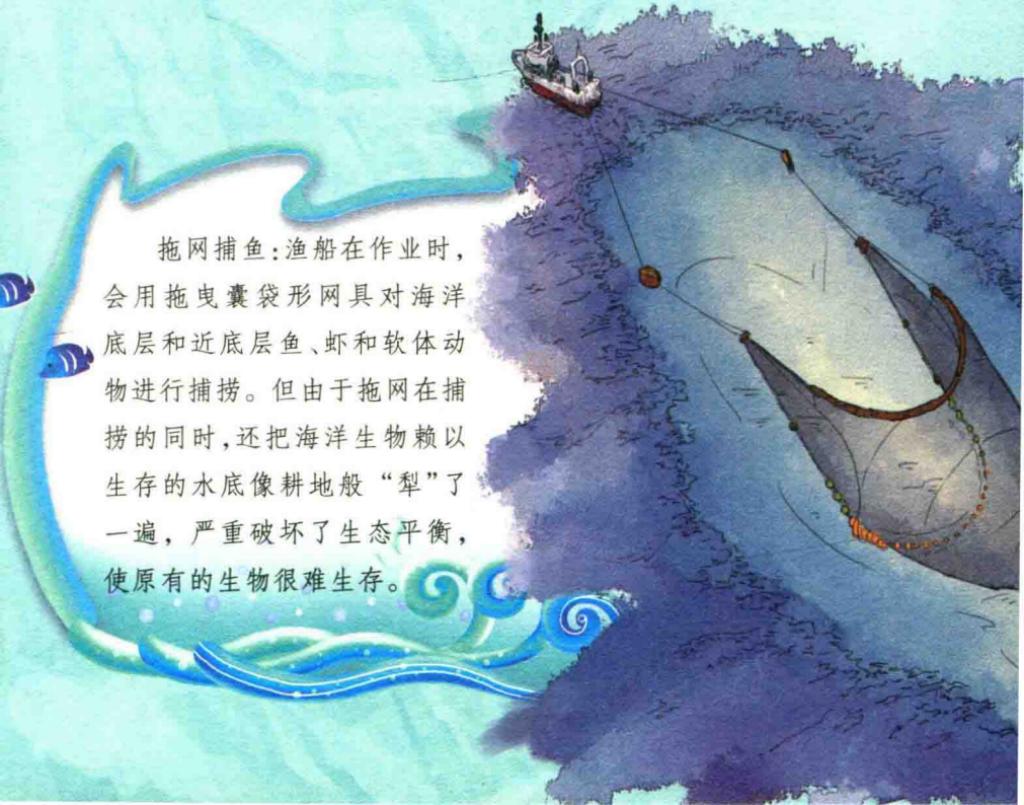


“同学们说……老爸是个怪物，因为他游进了大海……”江晓迪的话说了一半，便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妈妈海蓝惊讶得张大了嘴，原本衔在嘴里的鱼掉进了水中。她眼里含着泪，慢慢游到晓迪身边，用双鳍紧紧地搂着他。她爱怜地说道：“晓迪，我的宝贝，你和你爸爸都不是怪物。你爸爸很爱你……”

“他既然爱我，为什么要离开我，去没有亲人和朋友的大海？”晓迪挣脱妈妈的怀抱，将头转向了大海的方向，那是记忆中爸爸离开的方向。

海蓝沉默了，她无法回答晓迪的问题，因为她也一直想不明白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要离开家，离开年幼的晓迪。



拖网捕鱼：渔船在作业时，会用拖曳囊袋形网具对海洋底层和近底层鱼、虾和软体动物进行捕捞。但由于拖网在捕捞的同时，还把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水底像耕地般“犁”了一遍，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使原有的生物很难生存。

过了好一阵，海蓝慢慢游回江晓迪身边，用额头轻轻触碰了一下江晓迪的背部，对他说道：“晓迪，不管怎样，妈妈会永远爱你的……”海蓝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

看到妈妈哭了，江晓迪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对。他转过头，依偎在妈妈怀里，伤心地哭道：“妈妈，是我不好，我不该说这些话，我不该让您难过……”

“晓迪，无论如何，你要学会坚强。如果你太过胆怯，那些伤害你的言语就会变成螺旋桨，将你的希望和自信绞得粉碎；但如果你勇敢、正直，那些言语就只是江水和泥沙，对你不会有任何作用！”

晓迪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之所以害怕别人说自己是怪物，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一只和自己肤色一样的江豚，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同学的爸爸游向了大海。

他突然想起自己在一岁时，趴在爷爷的肚皮上问：“爷爷，大海是什么啊？”

爷爷用鳍肢搂着他，慈祥地说道：“乖宝宝，爷爷曾经认识一只来自大海的名叫尼克的海龟。他告诉我啊，大海的蓝色就好像你的肤色。大海比长江要大不知道多少倍，要深不知道多少倍，里面的鱼虾也比这里多很多倍。大海就是一个宝库啊，里面什么都有！”

“爷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去大海里找宝贝！”幼时的江晓迪天真地说道。

“好好好，我们的晓迪会成为江豚家族中最勇敢的一只



江豚！”

“爸爸一定是去大海里找宝贝了！”江晓迪坚定地认为。从这一刻起，江晓迪变得勇敢了。

第二天，当江晓迪出现在学校时，同学中有的嘲笑道：“大家快看，怪物又来上课了。”

“蓝色的丑八怪，快回家吧！”

“你们不能这样说晓迪！”小暖老师被学生的话激怒了，她快速游到那些学生身边呵斥道。他们暂时停止了嘲笑，但是叽叽喳喳的小声议论却并没有停止。

令所有同学都倍感意外的是，江晓迪并没有像第一次那样仓皇逃走，他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江晓迪慢悠悠地浮出水面换气后，对同学们说道：“我根本不是什么怪物。我爸爸要去大海，是因为他要去海洋探寻宝藏；我的肤色是大海的颜色，也表明我和海洋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呢！”所有同学都愣住了，他们觉得江晓迪说得似乎很有道理。

从此，江晓迪从“怪物”一下子变成了学校的红人。因为大家都觉得江晓迪身上笼罩着一种神秘光环。

江晓迪五岁时，从江豚学校毕业了。三年的学习，使他学会了如何躲避危险和独立生存。

毕业典礼结束后，江晓迪将小暖老师颁发的毕业证——一块红色的珊瑚石交给了妈妈。

“晓迪真棒，你现在可以独立生活了。”海蓝激动地说道。

“妈妈，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比妈妈的体形还要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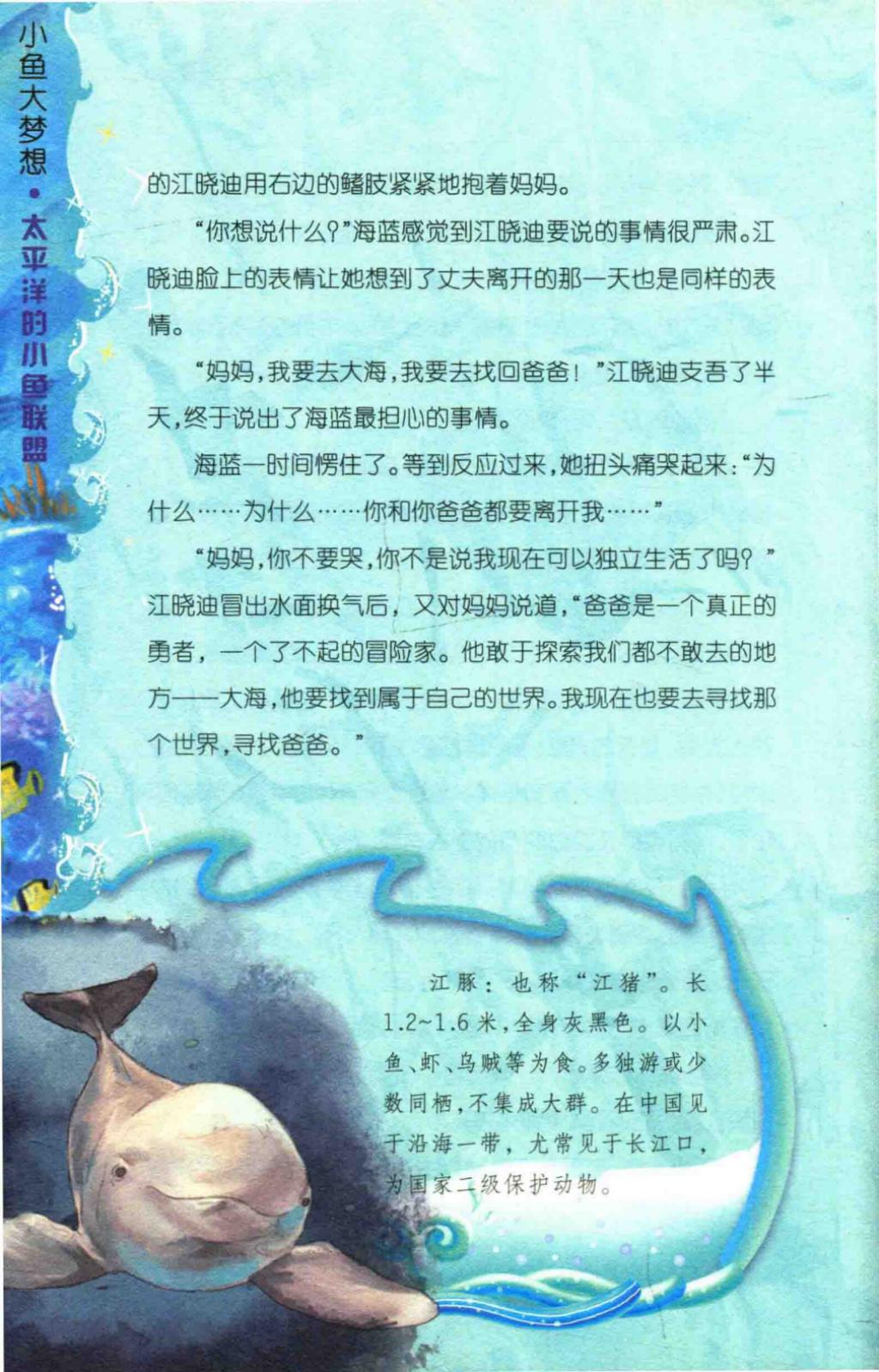
的江晓迪用右边的鳍肢紧紧地抱着妈妈。

“你想说什么？”海蓝感觉到江晓迪要说的事情很严肃。江晓迪脸上的表情让她想到了丈夫离开的那一天也是同样的表情。

“妈妈，我要去大海，我要去找回爸爸！”江晓迪支吾了半天，终于说出了海蓝最担心的事情。

海蓝一时间愣住了。等到反应过来，她扭头痛哭起来：“为什么……为什么……你和你爸爸都要离开我……”

“妈妈，你不要哭，你不是说我现在可以独立生活了吗？”江晓迪冒出水面换气后，又对妈妈说道，“爸爸是一个真正的勇者，一个了不起的冒险家。他敢于探索我们都不敢去的地方——大海，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我现在也要去寻找那个世界，寻找爸爸。”



江豚：也称“江猪”。长1.2~1.6米，全身灰黑色。以小鱼、虾、乌贼等为食。多独游或少数同栖，不集成大群。在中国见于沿海一带，尤常见于长江口，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 2. 为梦启航

“晓迪……”妈妈带着哭腔在江晓迪身后大声叫道。海蓝已经失去了丈夫，她不想再失去自己的孩子。

但是江晓迪却没有回头望一眼。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旦回头，也许就会因为担心妈妈而放弃自己的梦想。他咬了咬牙，任凭泪水扑满脸颊。他一个劲儿地摆动着尾鳍，加快速度向前方不停地游去。

不知道游了多久，江晓迪回头望了望家的方向，他已经看不到妈妈，也看不到曾经熟悉的江豚学校。一切都变得陌生了。

他来到一片完全没有到过的水域。他感觉肚子有些饿了，便四下寻找食物。可是他来来回回找了很久，连一片鱼鳞都

没看到。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他隐约看到一小群俗称“面条鱼”的玉筋鱼在不远处游动着。玉筋鱼还有个名字叫“沙里钻”，这种鱼的下颌比上颌厚，并且有突起，可作为挖掘沙地的铁铲。一旦遇到危险，这种鱼就会快速钻进沙砾中躲藏起来。

要想抓到这种鱼，必须在他们钻进沙砾前得手，否则肯定是一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江晓迪小心翼翼地靠近鱼群，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着鱼群发起了攻击。然而，这些鱼儿像是天生的逃命专家一般，他们似乎感知到了江晓迪的威胁，便一头扎进了江底的沙砾中。

捕食计划落空，江晓迪感到无比沮丧。忽然，他看到不远处慢慢飘过来一条鱼。他兴奋地自言自语：“这次不管遇到什么鱼，我都要咬上两口！”

当那条“大鱼”靠近他后，他还来得及发起攻击，便闻到了一种令他异常反胃的恶臭。他定了定神，惊讶地发现那竟然是一条死去很久的江豚幼崽。

一时间，恐惧、绝望、无助充满了他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这条江豚是怎么死的？难道这里有江豚的天敌？可是这条江豚除了表皮腐烂外，并没有其他伤口啊……无数的疑问

玉筋鱼



在江晓迪的脑中盘旋，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惊吓，江晓迪觉得自己好像都忘记怎样游动了。

这时，一条瘦骨嶙峋的江豚有气无力地向他游过来。“你好，”瘦江豚自我介绍道，“我叫阿东……”

“你好，我叫江晓迪……”江晓迪看着幼豚尸体，怯怯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这条小江豚啊？”阿东无奈地摇了摇头，沮丧万分地说道，“唉，真是可怜哪！半个月前，我还看到他跟着父母一起，结果他的父母被人类的拖网给抓走了。他孤独地在水中游弋，我也曾经帮助过他，可是这里的确没有更多的鱼了……我自己也快饿死了……”

“你为什么不到海里去？”江晓迪情不自禁地问道。

“到海里去？”阿东惊奇地瞪大眼睛看着江晓迪，反问道，“我们是江豚，怎么能在海里活下去？”

“不试试怎么知道！”江晓迪认真地说道。

“我是不敢试的，还是听天由命吧，反正江豚横竖都会死……”阿东苦笑道。

“那你去我的家乡吧，那里应该能让你填饱肚子。”江晓迪好心地说道。

“你的家乡在哪里？”阿东的眼中又闪烁起希望的光芒。

“你沿着长江一直向西游，大概游上五天就到了！”

“五天……我还能撑那么久吗？”阿东不自信地说道。

“你一定行的！”江晓迪鼓励他。

“好吧，我试试看……对了，你这是准备到哪里去呢？”

“我要到海里去……”江晓迪说。

“海里？”

“对，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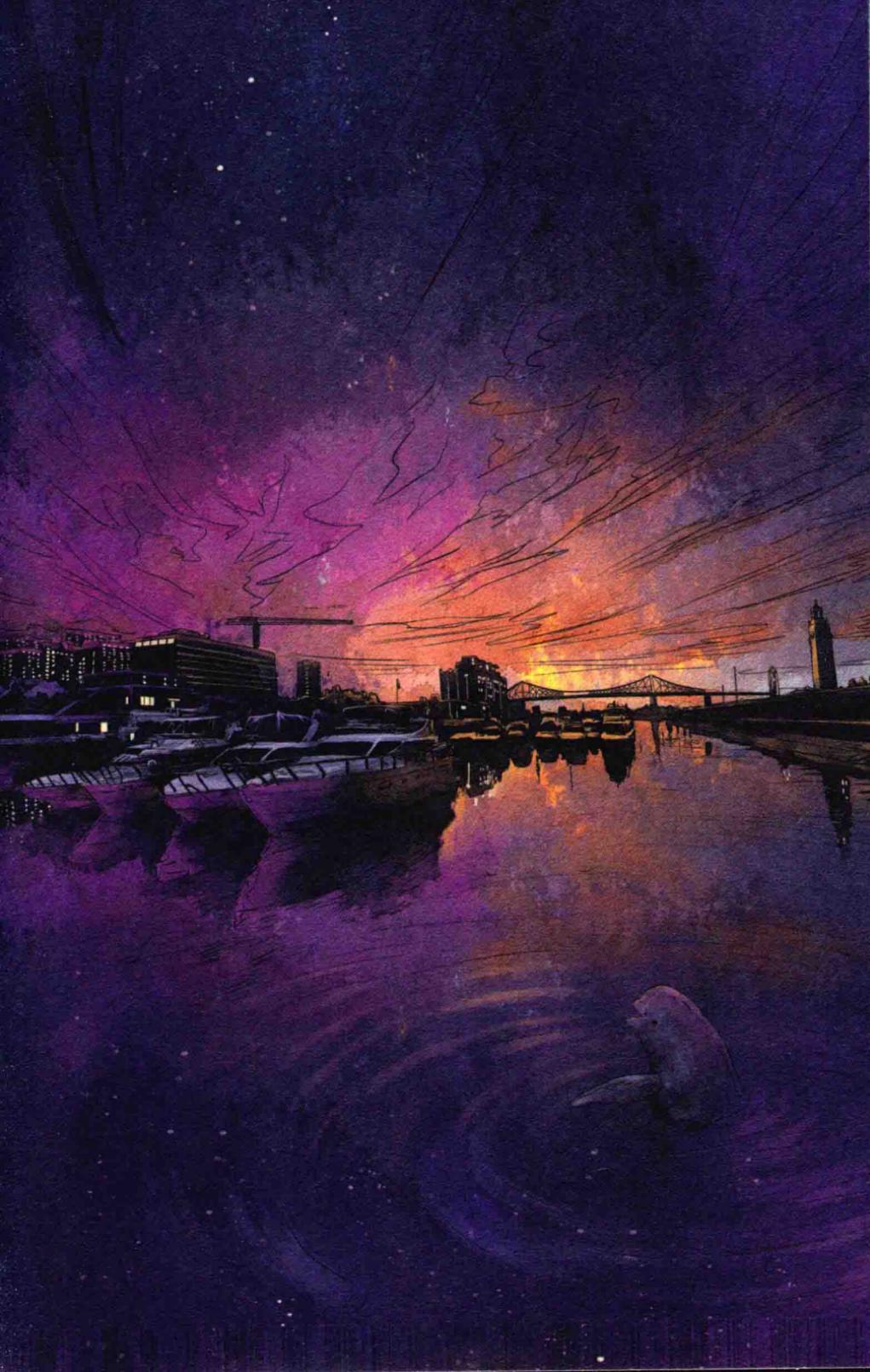
“呵呵，我理解不了。不过，我希望你能在海里找到你想要的东西。”阿东咧嘴笑道。

阿东和江晓迪分开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江晓迪浮出水面，看到周围都是人类修建的码头、港湾和高大的沿江大厦。华灯初上，满目灯火通明，江面上倒映着人类建筑物的灯光。灯火辉煌的景色让他暂时忘掉了遇到夭折的江豚幼崽和瘦骨嶙峋的阿东的难过心情。他并不知道江豚幼崽的死是因为整个江豚的食物链被破坏，江豚已经无法找到充足的食物。

江晓迪觉得有些困了，他开始用豚类特有的睡眠模式休息——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睁着，左右大脑交替休息。在睡了大概五个小时后，当晨曦的微光洒向水面时，充满力量的江晓迪一鼓作气地游到了崇明岛附近水域。

在游进大海前，江晓迪浮出水面，回过头无比深情地看了一眼生养自己的长江水域。一滴滚圆的泪珠从他的眼中滴落，与江水混合在一起。

无数儿时的记忆如海浪般汹涌澎湃地向他袭来：第一次吃鱼的味觉享受，同学们嘲笑他的瞬间，长江上那些勤劳的渔民在朝霞洒满的江面撒下渔网的美丽画面……所有的记忆都是如此弥足珍贵，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再回到长江，回



到生养自己的故乡。

“再见了，妈妈！再见了，江豚学校的同学们！再见了，长江！”江晓迪在心中默默说道。

在进入长江与东海交汇处的海水时，江晓迪突然尝到了一种怪怪的味道。海水不像江水那样是淡淡的，而是咸咸的。这种味道让江晓迪的喉咙感觉特别不舒服，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想过要打退堂鼓，但是寻找爸爸的念头一直激励着他前行。

在海水中待了两天后，江晓迪渐渐适应了在海水中生活和捕鱼。他发现海洋里的鱼总是慢悠悠的，就算是遇到天敌，逃命的姿态也是那样优雅和无畏。正是因为这样，江晓迪进入海洋后，便从来没有为食物犯过愁。

江晓迪在东海中又游了几天，发现周围都是茫茫的大海，甚至连渔船都很少看到。其实他已经游到了东海和太平洋的交界处。这一路上，江晓迪看到了很多鱼群，他们还能组成各种各样复杂的队形，以便吓走那些想吃掉他们的天敌。

然而，江晓迪并不知道，他很快将遭遇海洋冒险的第一次危险。他已经在大海里游了整整十几天，这段平安的时光让他误以为大海一直都是这样——平和而温顺，像母亲温暖的怀抱，像父亲坚实的臂膀，像爷爷慈祥的微笑。

这天晚上，江晓迪做了一个噩梦。他梦到自己被一群从未见过的黑色小鱼追赶着，这些小鱼都长着无比尖利的牙齿。在幽暗的水域中，江晓迪一路拼命挣扎着向前游动，无数摇



曳的海草和海带遮挡了他的视线。一不留神，他的尾鳍被一族海草缠住了。他惊愕地摆动着身体，试图从这种困境中挣脱出来。然而，他越是反抗，海草就缠得越紧。最终，他被牢牢地缠住了。由于不能浮出水面呼吸，窒息感一阵阵向他袭来，

海水被称为盐的“故乡”。海水中含有各种盐类，其中90%左右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如果把海水中的盐全部提取出来放到各个大陆表面，那么整个陆地会变高约153米。但要是把海水蒸发掉，地球海底的盐层将厚达约60米。（下图为渔民晒海盐）

